

《儿童文学》丛书

卢振中作品选
马戏团轶事

马戏团轶事

马戏团轶事

卢振中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7.25印张 3插页 120千字

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7,000册 定价 2.30元



作者简介

卢振中 山东省陵县人 1942年生。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。

他的命运之神，总是和“八”这个数字联系在一起：读了八年书，当了八年兵。然后，又写了八年新闻报导。再后来，他便迷上了儿童文学，转眼又是八年。在这八年中，他潜心耕耘，写了几十篇儿童小说，曾多次在全国及省市获奖，并被评为山东省先进儿童少年工作者。现任山东陵县文化馆副馆长。

写在前面

近年来，我国的文学事业经历着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。儿童文学没有例外，也好像在一派欣欣向荣的春野里奔跑前进，无论小说、童话、诗歌或是散文，都有许多好作品问世，同时也涌现出一批起点较高、潜力很大的青年作家。他们从生活出发，从人物出发，努力塑造有时代特色的典型形象，在艺术的表现手法上，在美学原理的运用上，都有自己的追求。他们的作品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读者的欢迎。

这是儿童文学家中生气勃勃的一代。有的很快成熟起来，逐步成长为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。他们中不少人的处女作和创作初期的一些作品，正是通过《儿童文学》这块园地奉献给广大小读者的。

《儿童文学》在1963年创刊之初，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交给他的任务之一，就是团结老作家，发现、扶持青年作家，逐渐形成一支儿童文学创作队伍。多年来，在老一辈作家支持下，编辑部于编好刊物的同时，还定期举办青年作者讲习会，召开小说、童话、诗歌、散文等各种创作座谈会。但是好景不长，不久“文化大革命”象恶浪一样席卷过来，《儿童文学》这块小小园地也遭到了灭顶之灾，被迫停刊整整十年。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随着祖国春风送暖、万物兴盛的大好时光，在短短的几年里，《儿童文学》在作者队伍的建设上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可喜的收获。通观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，无论在题材的开拓、主题的深化、艺术质量的提高上，都比较明显，

显示了八十年代新作者的最新水平。这实在值得祝贺！同时，他们以心血凝结成的成果，也实在应该表彰，应该向广大少年读者广泛推荐。

为此，特决定编辑一套《儿童文学》丛书，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这套丛书重点编选作者发表于本刊的优秀作品，按个人分集逐年印行。我们期待着老作家对这套丛书的指导和评论，期待着广大小读者的批评与建议，更希望得到更多青年作者的支持，来努力充实和不断提高这套丛书，使她在祖国文学百花园中开放得更加多姿多彩！

《儿童文学》编辑部

目 录

序言

精心的采撷，真诚的奉献.....康文信 1

小邻居	6
树叶小船儿	17
马戏团轶事	32
叉 鱼	41
拾蝉蜕的孩子	50
我童年的朋友	59
蝈 蝈 声 声	69
卖野鸭蛋的小泥猴儿	82
驴儿驴儿吃青草	90
夜空，有两颗流星划过	101
老师知道我的心	113
瓜园大世界	124
奶奶的小河	136

小十五儿	146
小交通	162
小柳叶儿	174
野马驹	186
小八路与老房东	208

精心的采掘，真诚的奉献

康文信

从厚厚的一摞来稿中，发现了一篇好作品，就象那淘金工人，从深深的砂层中，寻到了一颗闪着光彩的小金粒儿，总会欣喜地惊叹一声，小心地采掘起来，捧在手心上……发掘是辛苦的，采掘却是幸福的。

卢振中同志在《儿童文学》上发表的第一篇儿童小说《小十五儿》，便是这样闪着光彩的金矿苗儿。

小说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，一个军需被服厂小八路的一段经历。题材既不落俗，下笔角度又巧，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发现；小说中主要笔墨写人，主人公个性鲜明，活灵活现，标志着作者深谙“文学就是人学”的创作法则；小说结构严谨，繁简得当，说明了作者有布局谋篇，驾驭生活的能力；小说语言活泼，生动形象，谁说谁的话，谁说话象谁，而不是作者代言，一人腔，显示了作者有较深的文学表现功底。据此，我们决定和他建立联系，希望能从闪着光彩的金矿苗处，开掘出更加丰实的宝藏。

我们的希望没有落空。

卢振中同志在此后的五年中，一连在《儿童文学》上发表了六篇小说，两次中奖。不敢说篇篇珠玑，却也闪闪惹人注目。他说：是从《小十五儿》起，奠定了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志向，而且终生不渝。

编创之谊，文字之交。

我们通了数不清的信，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，只是从作者调查表上得知，卢振中是个中年男性。

从他作品情真意笃、文笔细腻委婉、语言生动活泼中获得的印象，许是一位眉清目秀、溢着灵气的文弱小生；然而，一九八二年，他应邀进京，参加我们的作品评论会时，一见面，满拧。一个山东大汉！老实憨厚，略带土气，少言寡语，未开口先带笑，其貌——不能说不扬，只能说不帅。当时，我们一边紧紧地握着手，一边向他道出了我想象中的他和眼前的他之间的差距，他嘿嘿地笑了，笑得十分腼腆。

几经接触，我觉得卢振中有才而内秀，有情而内向。这个被事实校正过的形象，又被他日后的作品所验明，也被他为人处事的人品所证实。

常言道，文如其人，一点不错。

谈卢振中的作品，就象听老友叙旧，那么亲切，那么投契。使人总有一种还想继续听下去的欲望。我十分喜爱他的在《儿童文学》上发表的几篇小说。究其原因有三，一是小中见大，二是情真意笃，三是文字秀美。当然，这三条概括不了卢振中作品的全部风采和神韵，然而，仅这三条却教我受益非浅。

先说小中见大。

儿童生活的天地，可谓小，但怎么也离不开社会生活这个大世界，儿童生活这个王国有许多特殊性，但它无时无刻不同程度地折射着整个社会。

儿童文学作品讲究儿童特点是毋庸置疑的，而且做到这点并非易事；但是儿童特点这一概念，含有两层意思：一是儿童少年的生理特点，即所谓年龄特征；二是不同社会、不同时代所施予他们的影

响，即所谓社会特征。二者相互作用，形成了一代儿童少年的性格气质。

作者笔下的少年，就具有这样的特色。

《小十五儿》、《小柳叶儿》，在几个娃娃兵独特的生活经历中，既笼罩着抗日的烽烟，又洋溢着童心童趣，二者揉合极好。通过一个或几个孩子，透视了那场严酷的战争；又通过了战火的冶炼，造就了一代新人。

战争是屠场，也是熔炉。所以在卢振中这类题材的作品中，看不到哀怨、伤感、悲戚、失望，恰恰相反，文中充溢着战斗、进击、必胜的信心和美好的憧憬。写的虽然是几个小鬼，却闪烁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正气。

《卖野鸭蛋的小泥猴》，一个小泥猴，一篮野鸭蛋，就把十年动乱时期，人际间失去了最宝贵的信任与仁爱，经济上呈现出的萧条、枯滞的景象，描写得一针见血，淋漓尽致。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使得人与人之间摒弃了爱，不敢爱，代之以疑忌、仇恨，这不就是十年动乱的现实吗？这不就是一切祸害的根源吗？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把个体劳动者统统视为“资本主义尾巴”割掉了，不是使国民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吗？不是使人民生活艰难到令人绝望的程度吗？然而，作者没有直言，只是通过“逛”一次“社会主义大集”，通过一个小泥猴，把这一段严峻的历史，这一层深刻的教训艺术地再现出来。小中见大，因而也就不嫌其小，小，却很有分量，很有价值。

再说情真意笃。

文学作品贵在有情。好作品无不情真意笃。

卢振中深谙此道，在他的作品里，无论何种题材，都很注重状情、抒情、染情。

“不动情不动笔”。首先作者要有激情。对你所表现的题材、人物，要有“不吐不快”之感，要有“不写不安”之情。

《蝈蝈声声》中，作者抒发了对故乡、对童年地追恋之情；然而，这种情没有流于一般对逝去童年的寻觅，却在这种热烈的寻觅之中，陡然地遇到了一种冷漠。这一热一冷，造成了感情上的跌宕；人们地位的变化，哪怕是老朋友也会产生感情上的隔阂，难道真的无情？不，恰是作者情深的表现。这一感情上跌宕所激起的浪花，溅到读者心上，也会荡起涟漪。这大概就是作者“缘情而作”，作品才产生了“以情动人”的功力。

《柳叶小船儿》，荡起的却是另一种情，象小溪一样纯净，象柳叶儿一样透明。孩子之间的友情，原是不分男女的；倒是往往被世俗眼光加以扭曲之后，冠以“早恋”而使之神秘化了。关于少男少女之间的描写，在儿童文学园地上，也颇有些勇敢者“闯”了这个“禁区”，读者反映，褒贬不一，这里不做评说。单说卢振中在这篇小说中，也写了一男一女之间的友情，然而作者没有装腔作势地刻划两个孩子心理上的所谓“复杂感情”，而是坦荡荡地描写了他们质朴而纯真的友谊；作者没在男女上作文章，倒是把笔锋伸进了可爱的儿童世界——村野里、小河旁那些极为普通的“孩子事”，没有人造的造作，象小河淌水般自然、流畅。美得象诗，净得象水。读者完全被这种真情美、意境美所陶醉，谁也没工夫去想男女间的那种事了。

最后说文字秀美。

如果说，生活是文学构成的基础，那么，语言则是文学表现的关键。

卢振中有深厚的生活积累，除表现在作品题材广泛、立意深新外，就要数语言生动了。

生动活泼的语言，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尤其重要。高尔基说过：“用枯燥无味的语言向儿童讲话，就会在他们心中引起烦闷和对于说教的主题本身产生内心的厌恶。”所以，生动的文字表现力，当视为儿童文学作家的硬功夫。

在卢振中的作品里，几乎经常听到那种带着乡土气的民谣、儿歌一类，有的甚至直接用来作题目。这种文字，使作品凭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。适时地、贴切地运用，就象在娓娓动听的旋律中，突然跳出几个欢快的音符，顿时使全乐章活跃起来。《小邻居》中的邻家小象，在吃饱肚子之后，唱得那段“打酒去，娶媳妇”，不仅使满篇铅字生辉，而且余音绕梁，为作品增添了无穷的神韵。

比喻使用得更为成功而普遍，仅在《小十五儿》中，形容二傻和小十五儿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——“六月的韭菜不破捆”；描写二傻找小十五儿谈话犯难——“冲着柳树要枣吃”；二傻警告小十五儿别唱高调儿——“到家就知道锅是铁打的了”，如此等等。

世上万物不能只讲一面理。对一个作者才华与成就的赞许，决不意味着他十全十美。愿卢振中同志在赞许声中正视不足，自己超越自己，为孩子们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

于北京

小 邻 居

乡村的月夜，美得象一条明净的小溪。清风绿叶，汇成溪流潺潺；犬吠蛙鼓，响起溪水叮咚。

啊，离别四年，我又回到可爱的家乡，坐到自家小院里。当真月是故乡明嘛，那皎洁的月光竟似乎有些耀眼。我刚从学校带回的行李和装在网兜里的那只蓝色脸盆儿，放在光洁的院子里，恰似美术课上一堆写生物。小院西面，那堵把我们和邻家隔开的矮墙，也被抹上了一层熠熠月光。

矮墙，长满青苔的矮墙，我的目光投射到上面，久久不肯移开，巴不得望穿墙壁，看到墙那边人家：林大叔夫妇和三个挨肩儿孩子——我那可爱的小邻居。几年前，一向喧嚣的矮墙那边，这会儿竟这般悄没声儿。我正纳闷，哪里传来报时钟声，“噹——噹——”敲了十下。哦，原来天色如此晚了。这时，我不由得摇摇头，哑然失笑了：离家四载，进门头一桩事，便想到矮墙那边的小邻居！是童心？是思念？是怜悯……

我的目光，仍然在那堵长满青苔的矮墙上徘徊着，徘徊着……我终于看到了矮墙脚下那个洞，一个圆圆的洞——

小邻居们往返于我们两家之间的“丝绸之路”。

我出神地望着，望着……突然，响起一阵窸窣声。接着，洞口有什么东西在蠕动，一个小黑脑瓜儿钻出来了，又一个……我的心颤动了，啊，原来正是我的小邻居：九岁的大牛，七岁的二虎，四岁的小象。

你看这些小家伙，全象他们的名字一样惹人喜爱，一个个健壮如牛犊，快活似山羊。然而他们各自的性格，却有天壤之别。大牛紧绷的嘴，象一只宝葫芦，很少倾吐心中的秘密；二虎却象盛不住水的浅碟儿，心里存不住半点事儿；小象机灵中透着天真，他喜欢满街乱跑，向小伙伴们去寻找那些时兴和古老的儿歌。

小邻居们一个个漂亮可爱，美中不足的是，每人都缺少一身体面的服饰。他们穿着的那套所谓“衣裳”，不伦不类，甚至不成体统。小象穿着大牛的裤子，裤裆打到膝盖，简直象被装进一只大布袋；二虎穿着妈妈出嫁前的花褂子，活象日本人穿的大和服；大牛脚下那只长长的大鞋子，不知从哪儿拣来的……他们迤邐而来，如同一支滑稽的仪仗队，令人捧腹大笑。

这些小客人的光临，一下子把我们小院的平静气氛搅碎了。他们仿佛是一群来自沙漠的羔羊，突然闯到肥美的草原，一个个如饥似渴。二虎舀起半瓢凉水，一直脖儿“咕咚”“咕咚”灌进肚里；小象伸出长长的胳膊：“大娘，我饿，我饿……”

母亲一向这样，对这些来自咫尺之遥的小客人，报以热

热烈欢迎，给予热情款待，从不曾有过一次疏忽和冷漠。当然，对于小客人，母亲自有独特的接待方式。她那只拿着馍馍的手藏在背后，另一只手“啪”地冲小象伸着的手，亲昵地打了一巴掌：“属黑瞎子的，就知道吃——先洗洗你这小黑爪儿去！”

母亲正说小象，不承想大牛、二虎却悄然无声地抄了后路，在母亲背后搞了突然袭击，一人抢去一个馍馍，就往嘴里塞。

母亲立时装出不高兴的样子，沉下脸，向两个淘气包发出了通牒：“都给我放下，洗干净手再吃！”

母亲是有一权威的，两个小家伙乖乖儿把馍馍放下了，做着鬼脸儿拥到脸盆前。可是，他们并不着急洗手，却不住地摆弄着花洗脸盆儿。大牛用小手去抠盆底上凸起的莲花瓣，二虎把一根小草棒往金鱼嘴里塞，小象伏下身子拼命要把脸盆抱起来……

母亲从屋里拿来毛巾、香皂，把他们一只只小手按到脸盆里，嘴里不住地数落着：“唉呀呀，我那小祖宗，瞧你们这脏态儿，小手象掏灰耙儿，脸蛋象画眉腩儿，脖子象黑车轴儿！”逮着他们一顿又搓又洗，简直活象宰小猪儿。

母亲正要用毛巾挨个儿给他们擦干，二虎第一个站起来跑开了，一边跑一边拍起小巴掌，扭动着身子唱起来：“拍拍小手我先干！拍拍小手我先干……”

二虎的行动，立刻引起了连锁反应，大牛、小象也都挣脱了母亲的手，拍着湿漉漉的小巴掌唱起来。小象歪着脑

瓜儿，拖着长腔儿，尖声细嗓活象个小闺女调儿。他们仿佛是用精采的舞蹈，对母亲的款待表示酬谢。

母亲招待这些小客人，不过是些极普通的食品。馍馍已算是上乘佳品了，更多的时候是掺了豆面的玉米饼子。

就是这些，小客人们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他们在自己家里，连这样的东西也是不多见的。他们家的饼子，大多是掺了地瓜干面的，早晚喝些玉米渣粥。这倒不是因为矮墙那边的男主人是个不懂农事的窝囊废，女主人是个傻吃懒做的懒婆娘。不是的。事实恰恰相反，女主人林大婶一向惜米如金，勤俭持家；男主人林大叔更是个出色的庄稼把式，尤其种的一手德州西瓜。“一兜蜜”，更是闻名遐迩。多年来，林大叔一直为队上种瓜。集体收入高，他一家分得柴粮也多，日子还算吃穿不愁。后来出了邪，西瓜成了“精”，“一兜蜜”竟长出了“资本主义尾巴”。队上没了瓜园，林大叔怕“一兜蜜”绝种失传，便悄悄种在自留地里。可是，仍然被公社干部知道了，硬逼他拔了瓜秧，林大叔气得一跺脚带领全家下了关外。谁知林大婶水土不服，光生病，万般无奈又搬了回来。一搬三穷，林大叔几乎弄得家徒四壁。

回家以后，林大叔只得跟大伙一窝蜂下大田干活。家里孩子多，林大婶从关外带回一身病，日子过得十分艰难，有时竟陷入断炊之境。我父亲在外工作，家里又只有我们母女俩，生活稍富裕些。加上母亲的宽厚慈爱，肌肠辘辘的孩子，便时常钻过矮墙下的小洞，到我家来觅食果腹。

小客人们的胃口，那是顶呱呱的。大概除了棉花团和